

帳號：

密碼：

登入

首頁 | 設為首頁

兩岸公評網

# 兩岸公評網

友善列印  
轉寄好友

各期搜尋

作者簡介



何明修/台灣大學社會系教授教授(台灣)  
何明修，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，研究興趣包括社會運動、環境社會學、勞動社會學。專書著作包括《社會運動概論》(2005)、《綠色民主：台灣環境運動的研究》(2006)、《四海仗義：曾茂興的工運傳奇》(2008)、《社會運動的年代》(2011)。

## 告別聯考的迷思

【何明修/台灣大學社會系教授教授(台灣)】

七月的台灣，豔陽高照，溽熱難耐，亞熱帶的氣候就是不適合戶外活動。大部分三十歲以上的台灣人都經歷「烤季」的試煉，他們教室中一邊拭汗，一邊振筆疾書，企圖自己能在人生最重要的一場考試中脫穎而出；他們的家人則是在外頭忍受日曬，一切都是為了幫考生加油。隨著多元入學方案在2002年上路，這樣的景像之後已經減少許多。

新的入學管道主要分為「個人申請」與「考試入學」兩種，前者是以「學科能力測驗」(簡稱學測)分數，自行向想要就讀的科系報名；而後者則是透過「指定科目考試」(簡稱指考)，按照分數與志願分發。學測是在每年11月進行，而指考則是與以前的聯考一樣，是在7月1-3日舉行。多元入學實行超過十年，個人申請的名額逐漸增加，透過指考分發進入大學的人數逐年遞減，從2002年的11萬多人，到2012年的7萬多人。這意味著越多的青年學子可以避免「烤季」的折磨。

無論聯考或指考，為何一定要選在這個折騰人的季節來決定青年人的前途呢？原因很簡單，因為台灣的學制是六月畢業，九月開學，中間只剩下酷熱的夏季可以用處理考試與分發的事宜。在效率優先的考量下，人性就不是那麼重要的問題。這種狀況就如同教育改革人士所批判的「粗廉主義」一樣：長期以來，台灣政府總是最省錢、最省力、最省時方式來處理教育的問題，如此一來，教育就喪失了其應有的發展個體性的理念，而淪為國家滿足其需要的手段，而沒有將學生的主體性放在首位考量。

以往的聯考是一種可怕的制度，它將十幾萬名同年紀的學生，用一個嚴苛

的標準來衡量，得到結果可以精準地從第一名排到最後一名，同樣地，全台灣的大學科系也可以依據最低錄取分數，從第一志願排到最後一間科系。爲了要滿足這樣龐大的排序工程，聯考永遠不是簡單，因爲這樣沒有鑑別力。只是爲了將許多程度相似的學生活生生地分出高下優劣，聯考考題必得要吹毛求疵，或是故意設計一堆陷阱，只是爲淘汰不夠留意的學生。全世界大概只有台灣的大學聯考是考答錯要倒扣的複選題。這也難怪，據說以前某間明星女校致勝的祕訣，是將兩冊三民主義課程從宗旨開始死背。

正是因爲需要營造聯考的「客觀性」，全國的教科書也跟著要統一。如此一來，無論是在濱海漁村、原住民部落或是大都市，學校所教授的歷史與地理都是統編本，在地的差異性被抹煞了。甚至，每年考試的命題還要配合當年度的考生所使用教科書版本，不同年份就意味著標準答案是不同的。因此，明明是過期的教科書市面上還買得到，而且還是考生之間很熱門的商品。

聯考製造了一個的迷思，彷彿所有學生都要接受一套共同標準的測試，其結果就是「公平客觀」的。這就如同用「攀爬樹木」的技巧，硬將森林裏所有的動物排出高低，而不論鳥類是以飛行見長，花豹擁有驚人的短跑能力，水獺能建造精巧的水堤。聯考制度所抹煞的真相的是，學生的表現本來就有不同的面向，多元智能是本來就存在的現實。因此，擅長紙筆作答的學生，不見得有創新與批判的能力。要不然爲何英文明明在中學教了六年，很多大學生看到外國人還是只能講破爛英文。

聯考曾經擔誤許多人的年輕歲月，這個問題重重的制度終於走入歷史。但是不幸地的，聯考所遺留下的單一標準迷思仍是存在，這就是爲何有些政治人物會喊出「恢復聯考」的口號。很顯然，根深柢固的意識型態是比表面的制度規則更難克服的障礙。唯有進一步地深化多元入學方案中的多元文化精神，我們才能真正告別聯考的陰魂不散的幽靈。

End

[回上一頁](#)